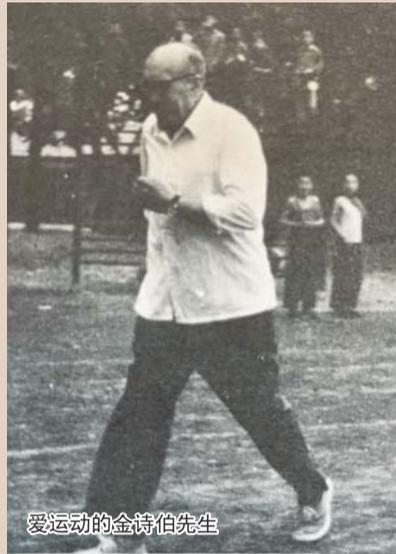


【名家背影】

金诗伯先生爬泰山



金诗伯、徐世琳夫妻



爱运动的金诗伯先生

□许志杰

金诗伯先生是山东大学外语系教授,在山大教书时间长达42年。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,当年在山大校园里,经常可看到他参加跑步、打羽毛球等各种活动的身影。学校举行的春、秋两季运动会上,金先生以鲜明的外貌特征和永不服输的意志力,吸引着学生们为他加油助威。

记得我刚入学的1979年秋季运动会上,金先生参加的好像是老年组托球跑比赛,就是将羽毛球拍端平,托着一个乒乓球或网球往前冲。我是第一次见着这样的比赛。据说这是金先生擅长的项目,在历次大赛中屡创佳绩。那天风有点大,山大洪楼老校的操场当时还是用炉灰渣滓轧平的硬面跑道,遇风就会沉渣泛起,迷人眼睛,影响视线。托球跑是一个看似简单却需要身体各部位高度协调的运动项目,对于已过花甲之年的金先生来说,真的不容易。受大风影响,金先生开始有些掉队,待他慢慢适应,在风中逐渐稳住阵脚,只见他单手抓紧球拍,以四平八稳之势,顺利完成最后冲刺。忘了金先生的名次如何了,这对金先生来说并不重要,同学们报以热烈掌声,金先生也挥手致谢。这应该是我距离金先生最近的一次。可能是年龄的原因,后来没有在学校运动会上再见到金先生的矫健英姿。金先生任教的外语系在山大老校,他也住在老校的教工宿舍,我们历史系在新校(今山大中心校区),平时难得谋面。现在回想,打那之后,未再见过金先生。

金先生不仅自己爱运动,在他的影响下,全家都是运动达人。他曾这样说:“我和妻子积极参加各项体育活动。妻子1952年打破了青岛女子100米短跑的纪录。我也不甘落后,凡是学校开运动会总少不了我,虽说从未打破纪录,但也不是倒数第一。”这当然是金先生的自谦之词。在他的个人自传《我在中国的六十年》一书中,有张照片是1973年已60虚岁的金先生参加慢跑比赛,获得老年组冠军。

我在山大读书的时候,还有一件轰动全校,让同学们对金先生乃至其全家更加崇敬的体育盛事——在山大计算机专业读书的金先生的小女儿金颖,1980年代表山东大学参加全国重点大学通讯赛,获得一个单项第一、一个单项第二。也因此出现了一个广为传颂的美丽传说。当时的山大田径队,除了金颖,还有一位叫金健

的男同学,他是1980年全国重点大学通讯赛男子项目主力,个人单项比赛中拿了两个第一。于是同学们传开了——金健、金颖是金先生的一双儿女,兄妹二人同是运动健将,为山大争光添彩。在一篇写金诗伯先生的文章中,我也曾如此这般绘声绘色地叙述一番。时过40多年,同学们依然记得两位短跑名将母校争光的往事,可见此事影响之深远。

感谢金先生的长女金琳大姐,她理解同学们对金先生的爱戴,把自己姐妹兄弟的个人履历清楚地介绍给我:家中老三金鹏,金颖的哥哥,他当时不在山大读书。在与金琳大姐的交往中,我感受到金先生家风的宽厚与质朴。先生之风,沐浴于后,使我鼓起勇气把自己拉进金先生的学生大队。

虽金颖、金健非一家子,但一家“山大人”,是金先生颇为自豪,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金先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,他是俄籍犹太人后裔,1914年出生在西伯利亚的赤塔,但他只在那里生活了一年,便随父亲到中国生活。1947年春天,他被派遣到烟台进行革命事业,从此开始了在山东46年的工作、生活,说他是地地道道“山东人”,并不为过。1948年10月,他被分到华东大学任教,随校从潍县(今潍坊市)到济南。1951年,华大与山东大学合并,金先生成为山大外语系教师,来到青岛。1958年,山大迁至济南,金先生一家再回泉城。虽然搬来搬去不止一次,但金先生坚定地在他热爱的山东大学任教,直到1993年10月4日在济南逝世,是名副其实的“老山大人”。

金先生的夫人徐世琳毕业于华东大学俄语系并留校教书,后与金先生一起到山大外语系任教。像金先生所说,徐老师是一名短跑名将,曾经打破青岛市女子100米纪录,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。1991年,金诗伯著作《我在中国的六十年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,他的女婿秦亚青担任翻译。秦亚青现为山东大学讲席教授,曾任外交学院院长、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。秦教授的夫人金莉是金诗伯的二女儿,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山大外语系,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。加上前面写到的小女儿金颖,可是一大家子“山大人”了。

金诗伯先生说,他在山大可以叫做大事不断、喜事连连。第一件喜事是1951年11月与徐世琳结婚,金先生幸福地写道:“这位姑娘年轻可爱,是我意中的妻子。”他们相亲相爱、白头

偕老,育有三女一男。第二件是1952年10月,他和山大的五名同事当选青岛市劳动模范列席代表,在大会上他结识了著名劳动模范郝建秀,并得到她的签名留念。第三件大事是他完成了由“国际友人”到“中国公民”身份的转变,中国公民证的签发日期是1953年6月24日。他说:“我成为我的共和国的一个公民。为此,我从未感到后悔,我每时每刻都感到自豪。”更让金诗伯先生感到无比光荣的大事、喜事是在1984年11月10日,“这一天实现了我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朝夕思慕的夙愿——被接纳为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”

2024年是金诗伯先生诞辰110周年,在他生日之时,山大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仪式,金先生的子女、学生以及亲朋好友应邀出席,我有幸忝列其中。每一位与会者的话语都是发自内心的、感人至深,对金先生充满思念和崇高的敬意。他们手里没有事先写好的发言稿,却都像一篇散文诗那样美。子女说到父亲的爱与教,情真意切,感恩不尽;学生谈先生对自己的影响,不仅在书本中,更在社会实践一丝不苟、兢兢业业;受教者感叹,金先生一生历经颇多苦难,但其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,如潺潺流水,滋润着学生的心田。几十年过去,今天才敢称自己是金先生的学生,更以自己是金先生的学生而倍感幸运、自豪。

金先生的学生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:1974年9月21日,金先生迎来自己的60周岁生日,花甲之年,值得纪念,学生们商量如何给先生过一个难忘的生日。金先生没有拒绝,提出与学生一起爬泰山庆生,得到学生们的热烈响应。那会儿没索道,上下都是徒步而行。60岁的金先生步履轻盈,神态自若,一直走在队伍的前边,看不出任何疲劳和不适。师生齐步登顶,携手下山,轻松愉悦。到了红门,学生们坐在台阶上休息,可一转眼工夫,金先生不见了。大家有点慌神,跑着往山下去寻找金先生。可是谁也没想到,金先生自己又回身沿着上山的路继续前进。走了一会儿,他发现身边的学生们不见了,听到喊声,知道学生们着急了,泰然自若,返回原地。问他为什么又往山上走,金先生说,我还想再爬一次泰山。

金先生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行动感染着他周围的人,无声润物,山高水长。

(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高级记者)

【人生随想】

斑驳岁月

□安宁

那年我十八岁,刚刚在班主任的指导下报完高考志愿。我记得胖胖的班主任倒背着手,在拥挤燥热的教室里,笑咪咪地走来走去,注视着五十多个学生,翻阅着手头厚厚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,彼此商讨着该报哪所大学。我们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,决定自己的未来。

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电脑的样子,更不会网上冲浪,所以我的未来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或者班主任的指点里。我实在不知道,按我的成绩,应该报什么学校,而走出山东,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,对于我这样一个出生在泰山脚下小小村庄里的女孩来说,那几乎意味着哥伦布驶向新大陆一样的壮举。没有人告诉我,我应该去哪个城市,所以我翻看着五六百个本科高校的名字,眼花缭乱中,只锁定了本省的几所师范大学。我抬头求助地看了一眼经过身边的班主任,希望能给予一些指点。“你就报曲阜师大吧,保险;实在不行,就报聊师,百分百可靠。”说完这句,他笑呵呵地走开了。

班主任的这一下指点,像命运的齿轮,将我带向位于孔子故乡的曲阜师范大学——一所距离我所在村庄不过二十公里的省级重点大学,并因随手勾选的专业而被外语系录取。

于是,在知晓录取毫无悬念的那个暑假,我买了几个崭新的笔记本,坐在吱嘎作响的老式吊扇下,用钢笔开启了疯狂的写作。我还买了每页可容纳四百字的方格稿纸,将一篇只修改了一遍便定稿的作品,一笔一画地誊抄在上面。

高考结束的那天,我从校门口的报刊亭里,用省下的饭费买了一堆报纸和杂志。我记得自己一边抱着那堆散发着墨香的报刊,一边和舍友走在校园里,我们兴奋地谈论着不久的将来,也谈论着远大的理想。“等着吧,我肯定会在这上面发表作品的!”我雄心勃勃地向舍友打包票。

大学开学后的第一个月,我就将抄写好的一沓稿子一一叠好,装入信封,贴上邮票,小心翼翼地投进校园的邮筒里。两个月后的某一天,记得是初冬的黄昏,一脸青春痘的生活委员拿着一沓信,微笑着向我走来。

那是一个盛行写信的时代,班里人人都爱生活委员,因为负责分发信件的她几乎代表着我们与整个世界沟通的媒介。于是,每逢她骄傲地举着一沓信件,推开教室门的那一刻,我就会听见自己的心怦怦乱跳。但我还不能将我投稿的事情告诉班里的同学,就连最好的舍友也不能告诉,这是我的秘密。所以我就假装在等待高中同学的来信。我几乎每个星期都给在山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好友颖写信,但即便如此,她也不知道我投稿的秘密。我要守口如瓶,直到作品发表的那一刻。

那一刻,在生活委员的大喊声中,终于揭晓。“你肯定发表了什么作品!看,这是西安寄来的杂志!”她站在我身边,底气十足地向我,也向每一位同学喊道。因为兴奋,她圆圆胖胖的小脸红扑扑的,好像喝了一杯甜美的红酒。她尖声的叫喊是炽热的、真诚的,好像要让整个世界都知道班里出了一个可以发表作品的“作家”!我因此十分喜爱她,因为那本来自有兵马俑的城市的杂志,不仅将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作品印成了铅字,还为我带来天南海北的几百封读者来信。

那篇叫做《找朋友》的处女作,早已被我忘记,刊载它的纸质样刊也早已丢失不见。我试图在网上搜索电子版,但踪迹全无。那些写十篇作品只能发表一篇却永不退缩的校园时光,就这样与面目模糊的处女作一起消失在斑驳的岁月长河之中。

(作者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,现任教于内蒙古大学)